

寧雅堂藏書

東雅堂叢書

樓山堂集第三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曹參論

史稱曹參爲相遵蕭何約束斥去刻吏掩人細過出入三年百姓歌之然則漢承秦後去百姓湯火而與之休息所以開文景數十年之治安者參不爲無力參之賢安可誣哉而予嘗謂其不能彊主安國呂氏之禍不獨平勃遺之參亦與有責焉何也高帝將死呂氏問誰可

代蕭相者帝以屬參而蕭何亦薦參自代則呂后惠帝之畏重參與所以倚任參者可見矣參豈不知呂后之悍暴而惠帝之懦弱乎天下方一切決於參參於斯時因后與帝之重我而我爲之計深遠防流失悍者抑之於禮不則制之以術而弱者則引義以彊之夫逆折悍后之謀使懦主有所恃以爲重於是君尊國安此孰與夫無所事事之爲得哉而參不能也帝肉未寒身爲國相視戚姬趙王之死若罔聞知參之負高帝者大矣至惠帝耽淫樂不聽政而參不聞有所扶救豈參之

所爲飲人醇酒者君相皆以是爲長治久安之術耶夫
惠帝非盡不可有爲者因參不治事不欲顯責參而使
其子以私間之其待大臣可謂有禮矣使參輔之以誼
未必不足以防遏母后而有以振發其志氣且后雖悍
始未嘗不憚漢大臣也惠帝雖死使平勃不納辟彊之
邪說后未必卽授諸呂以權迨后諷王諸呂又使大臣
皆如王陵之力諍后亦奈之何哉然則當參時而蚤爲
之裁抑所謂童牛之牯易爲力耳誰爲漢相視高帝寵
姬愛子之死而不救乃卽令其主以憂傷死呂氏之禍

亦其大臣縱之以至是而養成根株者實參也參黃老之術果有益於安危哉大臣謀國當視其時之所不足者而深爲之計丙吉代魏相之後其行事有類於參彼其時嚴主察相所不足者寬厚耳故吉行之爲識體參當悍后弱主其勢之決裂可知矣彊力直諫以逆制毒發猶恐不足而欲以區區之不事事謂可消患杜萌以久安社稷參亦不智之甚者矣是故參之言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嗚呼參之言是也而其如其時之不能垂

拱何也

韓信論

將兵與將將異乎曰無以異也則高祖之與韓信是也
信之用兵卽高祖用信之術人特未悟耳信之舉趙也
所驅者市人而能使數十萬之衆一朝盡破其法莫善
於人自爲戰則高祖之捐關以東棄之者是矣嚮使信
不先王則垓下之戰信之蹙羽亦豈能若是力哉舉大
事者重於用人力則己之事不成而不輕己之所有則
必不能致人而盡其力是故楚倣於印剗而不予漢興

於以天下之半封功臣而不惜善將兵者使士卒退有所恃然後能進而無所顧夫赴戰而不知自鼓其怒未見兵之必勝者也是說也吾嘗以爲取天下者必用之然獨無弊乎唐之藩鎮其帥擁兵自重而後遂至亡國則高祖捐地之法所謂可與取而不可與守者也雖然亦顧其勢爲何如耳國家至於兵敗地削士卒驕惰不爲吾用而猶區區持一切文法以防督將帥天下事豈有濟哉是故藩鎮之法可與取而不可與守及其敝也足以亡國而要之積弱之後非倣其制而行之則不可

以強兵夫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信請王而高帝不許漢之爲漢未可知矣又况乎連百萬之衆以使之仰鼻息於內雖進退尺寸不敢失吾意嗚呼以此爲守亦不可敢進而言戰勝哉

周昌論

世稱漢高帝善任人嘗論置相若豫知有呂氏之禍者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嘗以戚夫人與呂后有隙私患趙王如意終不能自全以昌堅忍伉直嘗諫立太子爲大臣呂后所素憚而爲趙擇相則立昌

當呂后之王諸呂也勃不能強諫後誅諸呂亦會天幸成功昌則終不能全趙王矣噫帝之知人竟何如哉帝不能爲趙王計深遠徒幸一強力之相謂素所爲呂氏憚者以庶幾其能全亦已過矣昌不求所以善全趙王之術徒令王稱疾不行及已被徵王卒以酖殺王殺昌又不能卽死昌蓋負託之甚者夫昌於是時豈真恃其彊直謂一不遣行便可捍后而全王哉抑計無復之其期期不奉詔者可以得之高帝而不能得之呂后耶夫上之欲廢太子也昌盛怒強諍呂后且跪謝曰微君太

子幾廢後后召趙王昌留王不遣及詔昌至使昌以死
諍曰臣今之不能負趙王猶向之不能負太子也太子
既有天下高皇帝慮趙王不能全以屬臣知臣能安趙
王也今太后以怨戚氏故欲并誅趙王臣請先死以面
目見高帝於地下如此度呂后亦爲感動卽后意不可
回王死而昌亦殉之昌豈苟息之不若哉奈何昌至而
遂閔默以坐觀趙王之死也昌微獨負帝之託卽亦不
能自遂其僵直者矣吾於戚姬趙王之死又深嘆漢廷
之負高帝者非獨一昌也蕭曹平勃其於帝何如者帝

肉未寒視其寵姬愛子之死如屠犬豕而未聞有爲之
所者又何區區責一昌哉昌不能全趙而勃卒能安劉
非帝之智有驗不驗則亦人臣所遭之有幸有不幸也
吾終以帝之所以任之者有未盡也

周勃論

武健不學之夫可與定亂而不可與圖治是故將相異
器也厚重少文之人可與持正而不可與行權是故常
變異用也周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安劉必勃後卒以
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於是服高祖知人而推

魯少文之周勃亦卽與伊周比烈矣吾深跡其事以爲不然勃之所以成功者天幸耳勃安能安劉氏哉且當時所以計誅諸呂者不在勃夫人臣不幸而值劉呂之際成敗不可知而所秉者節也卽以爲抗節致忠曾無救於安危之故亦必有深謀至計豫覩其事之必濟然後其始也不妨委蛇焉以藏其用耳否則甯奉身而退以不與其事則已矣勃有一於是乎夫勃於漢所謂社稷臣卽非一不居其位遂可以塞責然吾觀呂后未嘗不畏漢大臣也后雖暴猶慮淺易與其意不過當吾身

以極母家之富貴而止非若武后之遂欲以周代唐也
及諸呂既王而後始有岌岌不可知之勢且夫成諸呂
之王者誰乎平勃爲之也使於孝惠初崩時丞相不納
辟彊之邪說呂后遂訟言吾欲王諸呂哉卽后意如是
而王陵強諫之時勃等佐之諭以天下之利害謂王諸
呂者適以蹙諸呂而使敗以人情而言呂后未必不悟
卽不然各以死爭呂后未必不奪又不然而使所謂食
其者有所開譬其閒呂后亦必罷矣平勃謂陵曰全社
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假令陸賈之計不行灌嬰

不先屯滎陽以待變平時無朱虛之知謀而倉卒非曹
窟之馳告吾不知勃所謂安社稷定劉氏者安在迨身
入北軍而天下事大定矣豈一左右袒之語遂足激發
忠臣義士之心而功成以是哉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
者幸也然則勃將如之何夫勃於呂后朝求無負高祖
者亦惟以生死爭之沈慮計變以圖萬全非其長也當
聽王諸呂時毋亦身實畏禍而姑隨平長短以固吾位
耳彼豈真謂己能安社稷定劉氏哉是故袁盎曰絳侯
功臣非社稷臣此不易之論也觀其東向坐責諸生被

甲而見守尉爲丞相朝罷意甚得武夫不學所以自處者無術而況國家安危之故謂僅一木彊無文者辦之吾不信也是故周勃者宜其能爲王陵之爲而不能其不能爲陳平者而卒與平共得之吾故曰勃之所以成功者幸也

婁敬論

屢勝之將不可與慮戰非智有不足而意嘗蔽於其所恃也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不可楚之羸其誘我也婁敬

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夫敬之言固季梁所已見也兵家情形瞭然如覩以高祖之老於用兵而不悟豈智出敬下哉百敗之鋒可以摧強楚而萬乘之師見殆於夷狄則氣盛不戒而功成意得者之有以蔽之也雖然敬之料夷狄者果盡得乎夫懲匈奴一戰之敝而欲以漢之長公主妻之此萬世之辱而敬言可斬也乃帝且從之而無所難毋亦平城之役創於失敬言以致敗而於天下古今之勢